

藏在小食里的时光记忆

文/温培雅

人间烟火万千，我们的人生被三餐四季串起来，密密匝匝、蜿蜒连绵，竟成一条长路。假期无事，循着往事的轨迹寻觅那些记忆中的市井小食，打捞那些一一散落的青春时光。

原来单位门口早餐店的主打品牌油饼，刚出锅时聚鲜、香、咸、软于一体，佐以花椒、八角拌过的咸菜丝，高油高碳高盐，半张足可管饱，是年轻时旺盛的胃口刚刚苏醒时最需要的那一口。如今路过，小店门口依旧只容得下几张小方桌，依旧是食客如云，等待者甚众。“半张油饼，一杯豆腐脑不加糖。”店主的声音穿过油烟，带着热腾腾的踏实，随着吆喝声，半张包好的油饼快速传递到我手里，记忆中的味道、刚刚好的温度，滋润了一天的好心情。

儿子上小学时那条长长的小路，烤肉夹馍和香三煎卷的小店虽然隔了一碗汤的距离，但是生意不分伯仲，各有拥趸者排队，多是怀旧的学子趁假期回来尝一口小时候的味道。我也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，挤在年轻人中间耐心等待。当然了，

中年人不做选择题，两样美食一网打尽。然后找了一个同样有年头的土豆粉店坐下，不偏不倚，左一口右一口，很好，滋味甚妙，连日益萎缩的胃口都雀跃着迎接那一口鲜香。

一条尘土飞扬的街道，一个开了很久很久的涮牛肚老店，曾经和三五文友顶风冒雪来过这里。那时我们还年轻，但是当文朋遇上诗友，牛肚遇上锅子，不聊点荡气回肠、黯然销魂的诗词，就对不起这热汤里沸腾的食物。这与那些公式化的酒局不同，聊无用的文学是主调，吃有味的东西是配角，当然美味与否也很重要。不用拘谨，无须提防，一切率性而为。

解放大道西段有一个很偏的饺子馆，曾经是我们加班后外出觅食的乐园。饺子是现包的，韭菜鸡蛋、芹菜猪肉、大葱牛肉，馅料很常见，新鲜是新鲜，味道只是家常之味，并不见得有多出色。菜品清清爽爽、稳稳当当，不花哨也不搞噱头，盘子大价格低，这深深捕获了我们的心，经常呼朋唤友去吃。无论是谁做东，不过是几盘饺子、几个简单的菜肴而已，花费不多，是当时菲薄的钱包所能承受的。之所以用“喊”这个词，就是因为这种吃饭的随意性。一位老前辈我们喊他时，他都欣然应邀，点花生米一盘，或炸或煮，说是“耐叨”，每每被我们取笑良久。而他喊我们时则有鱼有肉，堪称打牙祭了，他笑称鱼是店主今天进的，咱们尝尝是否新鲜。当时只道是寻常，现在想来才感觉到那种不动声色的温度。

那些藏在巷里的市井小食各有各的性情，是一座城的美食记忆，和那些老街一起定格为永远的时光符号。已经过了为了某样美食辗转反侧、寤寐思之的年龄，但是那些曾经滋润过肠胃、抚平过苦痛的食物依然还在、不离不弃。而我，走过半生之后，依旧还有品尝的兴致和胃口，甚好。

雅说

秋满田家

程钢/绘

华山湖

文/张敬松

我的家乡，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泌阳县北部，此地坐拥一处风光旖旎、底蕴深厚的水利胜景，那便是华山湖。这里四时皆景、风物绝佳，自古名列古泌阳八景之首，素有“仙陂春雨”之美誉。

春临湖畔，碧波潋滟、烟水朦胧，一派温润清丽之态；夏汛时节，长坝巍然屹立，锁洪御涝、稳护乡梓；秋至四野，田畴万顷、五谷丰登，湖区周边是国内首个肉牛品牌“夏南牛”的核心养殖基地，亦是“官田洼贡米”的主产区；冬覆寒霜，满目青翠，生机内蕴，流域作为国家重点火炬松引种培育基地，四季常青，引人入胜。

华山湖最令人称道之处，并非全在四时山水，而在于其千米长坝呈优美弧形舒展横亘。这样独特的弧形坝体设计，在我国传统堰坝修筑与现代农业水利工程建设中极为罕见，匠心独运、古意长存。

千年古坝建设何以舍直取弯之势呢？据《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》记载：“马仁陂在县北七十里……汉太守召信臣（公元前四十八年任职）始筑堤蓄水，使水泛出，复作水门，以时启闭，分流碌碡二十四堰，溉田万余顷。”八十余年后，东汉南阳太守杜诗再度修葺扩建马仁陂，疏渠拓溉，又发明水排、鼓风冶铁，铸造农具，民获其利。遥想两汉当年，古陂渠堰相连，沟洫纵横，状若“长藤结瓜”的科学灌溉体系，极大盘活了一方水土，推动了区域农耕文明的发展。史载此地户口滋繁、百姓殷实、乡野富足。两汉先后两任太守召信臣、杜诗，心怀苍生、深耕治水、劝课农桑、体恤民艰。两人清正廉洁、爱民如子的德政，被百姓世代感念，遂有“前有召父，后有杜母”的千古传颂。

往事越千年，治水与文脉代代赓续。1958年，复建华山湖；1978年，实施保坝加固工程；2013年，开展全面除险加固工程。千载沧桑更迭，千米长坝依旧在汉代弧形古坝遗址上重建，古今坝址叠合、新旧工程相融，成为国内少见的古今水利叠建实例，让千年古水利工程重焕新生、润泽当代、造福后世。

年年丝瓜绿



文/郭家昊

夏天快要收尾的时候，我回老家收拾东西。快到家门口时，一眼就看见对门邻居李奶奶种的那架丝瓜。我们两家对门住着，中间空出这么一块地，丝瓜藤蔓织成了天然绿色的遮阳棚。青绿的藤蔓密密匝匝地爬满了竹架子，大的小的丝瓜细细长长，一根根垂挂在藤蔓上。我站在丝瓜棚下抬头看，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过来，从叶缝里漏下来，风一吹，叶子沙沙响。我低头看了看，忽然发觉丝瓜架下干干净净的。按理说，免不了有落花枯叶，风一吹便堆积在地上。可这里没有一

片残叶，地面扫得干干净净，一看就知道是李奶奶日日精心打理的结果。

我在屋里收拾东西、熨衣服时，听见敲门声。开门一看，正是李奶奶。她眯着眼笑着对我说：“回来啦？”她不由分说地把一个塑料袋塞到我怀里，里面装着好多根鲜嫩的丝瓜。“丝瓜结得多，再长就老啦，拿回去炒着吃。”我高兴地接过来。我知道，有时候坦然接受他人的善意是一种双向的珍重，珍惜这份朴素的心意，也珍惜这份经年累月的情分。

我小时候，门口这位李奶奶就已经退休了。退休后，她喜欢侍弄花草，更喜欢种点儿菜，比如韭菜、香菜、辣椒，当然还有丝瓜。有一次放学回家，看见她正在给丝瓜浇水，我便凑过去帮她递水瓢。李奶奶笑着和我搭话。她说：“丝瓜是个好东西，清热解暑，等长出来，你得多吃点。”我那时候正上小学，老师让写植物观察日记，我便选定丝瓜作为观察对象。一有空我就上网查阅资料，也总是站在丝瓜架下记录它怎么抽藤、开花，慢慢结出小丝瓜。

我小时候的一些棉衣，是李奶奶亲手做的。她眼花了，可针脚依然细密，棉絮铺得也匀。我妈说：“你李奶奶眼睛不好，还给你做棉衣，真是费心了。”可她还是做，一边做一边说：“小孩子长得快，买的不如做的合身。”她家做了什么好吃的，也总忘不了我们。包子、菜馍、豌豆糕、蒸槐花、蒸板栗，都是她亲手做的。她常常站在门口喊一声：“在家吗？”我妈就赶紧开门。她走进来，把东西往桌上一放，说：“尝

尝，今几个做的。”也不多坐，说两句就走，那语气和动作，自然得像一家人。

李奶奶身形清瘦，精神却很好。她走路快，说话干脆。我小时候觉得她很高，站在她跟前得仰着头。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，我发现自己看她的角度在变。先是平视，后来竟要微微低头。她的腰渐渐弯了一些，步子也慢了下来，可她还是种丝瓜，还是热情地招呼我们去她的菜地里摘青菜。我把东西收拾好后，便和她坐在丝瓜架下聊天。她坐在小板凳上剥花生，我也拿了个小筐坐在旁边，跟着一起剥。她问我什么时候开学，还有多长时间毕业，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。花生壳在手里轻轻开裂，偶尔掉落在地上，发出细碎的声响。夏天的暑气还没有完全消退，可坐在丝瓜棚下，感受着天然的阴凉，心里漫出一种无以言说的平静。我坐在她旁边，看着眼前的丝瓜，想起小时候写的那篇观察日记、她亲手做的棉衣，还有那些菜馍、豌豆糕、蒸槐花……这些东西本身并不昂贵，可邻里之间这份朴素的相伴，长辈对小辈无声的惦念，其中承载的温情却是无价之宝。

时光总是在不经意间溜走，太阳西沉，我要动身离开了。我笑着和李奶奶道别，心底却藏着一些没能说出口的话。我们表达心意向来含蓄，万般感念，临到跟前反倒说不出口。我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她身体安康，还能高高兴兴地种丝瓜，守好这方小菜园，日子永远温热鲜活。

年年丝瓜绿，愿这架青绿，岁岁长安。